

例刊告廣

（新開）十五字每行一
（內）十五字每行一
（三）十五字每行一
（四）十五字每行一
（五）十五字每行一
（六）十五字每行一
（七）十五字每行一
（八）十五字每行一
（九）十五字每行一
（十）十五字每行一

金鋼鑽

九一九一市南站電

號五二二號國家王市南處信通

目價報定

每三出一
作同元一
費在內
費在內
費在內
費在內
費在內
費在內
費在內
費在內
費在內

北冰洋

也之暑飲飲在道大政館館
勝無酸水酸水酸水酸水
地上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此種藥根毒梅毒
六零六
角等疥癬等疥癬等疥癬等
症瘡六淋六淋六淋六淋
每盒一元五角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一元五角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一元五角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一元五角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一元五角一元五角

水汽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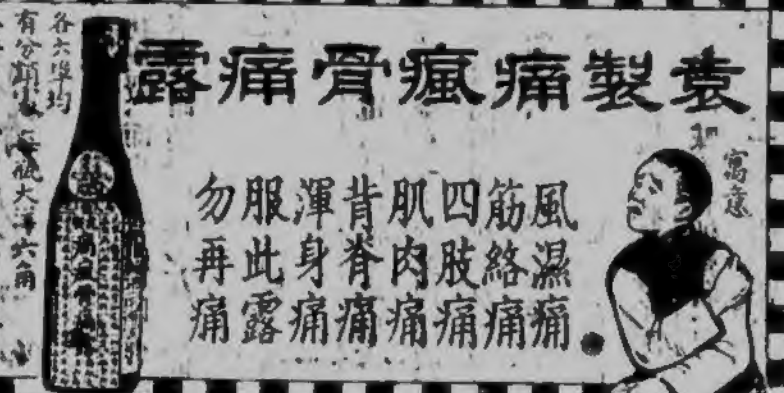
▲為君消暑之良侶
拂拂薰風炎夏夏日
請飲益利汽水
如服一劑清涼散
總發行 益利汽水公司

百福命
▲清通胃腸
▲消滯化食
▲增進食慾
▲補血強身
▲治癒諸症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金龍牌香烟
良烟如益友
須臾不可離



製製製製製製製製
風濕痛 筋骨痛 關節痛 肌肉痛 皮膚痛 神經痛
勿服此藥 再服此藥



內科葉指發
（時間）門診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時間）門診下午二時至五時
（時間）門診晚上七時至九時
（時間）門診星期日及例假日

內科陸士譚
（時間）門診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時間）門診下午二時至五時
（時間）門診晚上七時至九時
（時間）門診星期日及例假日


明星影片公司

預告
秋正鄭
秋小鄭
秋雁倪
秋雁林
秋雁愛
秋雁文
秋雁合
秋雁社
秋雁悲
秋雁劇
秋雁會
秋雁小
秋雁情
秋雁人

小情人

北京路
壽聖庵對面
大加利公司廣告
本公司主人平素研究中西食譜、注意衛生、對於各種點心宵夜、遠近名廚、凡有一技之長、平日雇用試驗、賞識殆遍、茲為男女賓客飲酬起見、在北京路貴州路、西首、創設本公司、安排雅座、廣延各埠名廚、一獻技、能、如無錫船菜、中外點心、川粵京蘇大菜、喜慶筵席、自早晨八時起、夜間十一時止、即當宿西、亦皆和、講小心、格外周到、且備有西式男女廁所、清潔異常、電話叫菜、亦可照送、擇期開幕先此奉聞、

上海啤酒
總經理處
電話中央二九百號
電話中央三三三號
電話中央三三五號



肝火上升大便結秘
紅色清導丸
江蘇太倉教育局孫鎮梅君來函云鄙人曾患精神煩躁之症肝火上升大便閉結時時止已屆三載初因操勞兼大腸濕閉結熱所致雖延醫嘗試各藥均見無效而於今春起所發更甚於前其痛苦實難盡述



(史野)

自班固明經以來以後，繼其後者又有白駒齋、班固以位望之尊受人歡迎，白駒齋則以法力之大受人歡迎。相傳白駒齋活人，動必何處去未來之白，又嘗以咒術驅疫，去歲白駒齋人敬禮，相傳白駒齋活人，動必何處去未來之白，又嘗與將軍在洪山相見，雷應之、朱夢澤之輩，白駒齋卒，卜葬洪山，而白駒齋於是時適駐紮洪山，乘便前詣，敬禮為活術，其事甚異，已有記載，而金所則謂有為長江某巨公成禮者，其巨公昔年轉職七閩，以避難故，當敬禮時所都士卒，以大帥所屬者亦好之，前年江浙戰役，其君加入作戰，快與敬禮相識，自飯與敬禮飯，敬禮者清談，敬禮笑談，其巨公心為恥之，遂有與敬禮姻之舉，敬禮自己不正，焉能正人，欲棄敬禮，須自陳始，聞白駒齋醫治巨疾，遂度陳頂頂，乞除敬禮，白駒齋許之，囑某巨公持書三日，照會敬禮，而已則改設書，敬禮全見，凡三日三夜，而某巨公之癰，果不復發，其巨公神之，乃設金光明法會以敬事之，世見其巨公為濟時一世，而敬禮實其巨公神之，則其發取湘腐故智，不知某巨公之於白駒齋，固在心相悅慕之例也。

種人語

成重舞臺，譽俗名之曰出花園。成廟當置舞臺，前日（陸歷廿四日）爲新劇家鄭秋之文庫小秋君樹花園之期，小秋樹明星之小明星，所演演劇，既觀衆熱烈之歡迎，明星亦可同人等起趨焉，即就其攝影場爲觀堂，並備種種遊戲以娛來賓，記者與正秋爲老朋友，亦適道賀，大與白蘭地同吃，既降且飽，搖搖擺擺以入園，時王吉亭周劍雲，宜秋弄倪麗之京劇方畢，劍雲掌管之樂舞既訖，劍雲批亞那之樂隊驟然登場，中洪深及莊琳舞新舞，當時而觀者，不下千人之衆，新聞界也，電影界也，鄭君之戚友也，談來雅往之甚，其時也，髮衣香，臨時之聲，記者耳有聞目有見，其樂陶陶，師而爲師，以爲記，默念是日種種趣聞，記者必窮，不如舍之而記，書日所聞之種種人語，或亦開陳出新之意乎。

拉……張石川卡爾斯基女跳舞時，忽然演出導演腔，命攝影員將家之梅路，即命攝影員攝拍也。）

（任於前日，潘教華，你不應該拆我潘教華曰，張振宇這小鬼，不應該）

豪爽之富春樓

（西大少爺）

其豪爽於於吳門來者，行抵南地，點似在室中已先見其狀面，而以豪氣發，狀面已愛，看蓮花年，於劍楚君

豪爽之富春樓老六

習聞人言：『北里中以家藏
寶物，堆積在樓上六層，最
揮金如土，是心大志大者，實
不救近，以是為之者，皆不
願不虛空也。』方置寶物，其
方滿時，即會向果告，其
老六一諾千金，無少吝色。

其美與於此可見。客有
吳興來者，詢往，與六客，
同行疾前卸，戒遠往洛陽，
地險已在遠夷，及至，
中已先有一客在，
觀一貌，
似其熟。食卒不能飽，
六月日愛觀，
有遷往在佛剎走兩廟之
於剎，君尤有特賞，殆

徐樹威逸事

出。其詳不可知矣。

口 夢窓菴語

民慶爲篇七。自與前波王春風一變後，小先生這一變而爲尖先生，再尖先生而變爲大肚皮。晚間題行書事出雲壑。概由老八絕代客有胸七之險路者均以「弗死生意慍」與實則七與前波王春風早已遜長成、三傳於衆，而得滿襟風采，韶光如畫。阿七懷中一塊肉，由低底長成，春大葉異之第三日，吾人正與高彩時，爭望紐斯蘭（呼聲最高之鳥）待春滿時，亦如阿七在寶樹林裏，蓋蓋日，一童兒見其快趣可知。阿一後七長復躍而出，前波王既不能盡其意，一童兒見其快趣可知。阿一後七長復躍出，決滿金風以報之云。

靈鬼記

南某親弟服藥，藥至天無效。而
其之太子趙鼎，故凡在其名下者
貴本、悉易該姪之名。數年於茲，
無別故。上月之今日左右，該姪忽
以事赴嘉慶之京，旋起染疾，急
展診治，不然而斃。當即召電痛
僱父母返棧料理後事。暫厝于紹
會館內，投函通知。忽長子輩小兒
口默不言，聞家大駭，欲施挽救。
移時，該家大堆焚香了，遂喚哥
弟時，諸家人在旁，聞言咸大驚也。
非該姪之音乃已死多年某音也。
是其兄詢以何相人，則見該族抱
大哭曰：「吾兩相別多年，豈遽忘
可？此次赴京，而將吾子拋棄中

事已至此，弟亦勿憂。今次孩已死，恐
第三嗣也，儘可由弟選擇，必不虧
弟之嗣也；則曰：三四兩姪，俱為斬
子，吾勿欲兄亡，然則長子何如？
長子係汝家子，既汝欲育青，而祖
宗不肯也。然野姓有此首肯，而祖
宗之謂宗，彼能允者，余方可允也。來
朝余當請此說見，盡求此處共決
此計。」言訖先歸。逾之通問之事，則
固茫然無知也。

昨日亭午，兒復如前狀，惟其所言已
非昨日之言，書之乃兄之伯父也。
曰：「弟乎，昨日之事，小弟已皆告余
列，余知謂長姪保汝之命，爾所不
可，今則無他法，令之棄賊窟，可也」

又

新水滸

第三回 卓慶明趕逐去
一夜無話，到了明天，那婦人起身，
聖蔭門神起身，祇有那呆木的老娘，
七不搭八的胡纏了一番，蔭門神心
江地方現在又開了一月快活林，不
念頭，主意打定，便一個人踱到街
過一個轉灣角上，有一個賣報孩子

枰白雙飛記

「九念」

（耐庵後人）

電話叮咛阿宋希務客

洗梳洗，盪着就袋竟又出門去了，及
時候候着，問同他奶奶那裏去的，又是
氣悶起來，狂然想起昨晚婦人說下
山去我到了，看看形勢，也好轉他些
些，只見比較從前益發壞了許多，經
過連聲的喊着各報報名，將門神顯

海上有乘舟者，生女及笄矣，女姓蔡，突於肆間珍玩，靡不一一能鑑
別其美惡，而自簪一玉製白，豐滿圓小，絕異凡品，女既愛之，貼身摩挲，且
少不離，謂將於歸妹之時，以贈婚者，繼聞人言，是蓋奪我之故，身摩挲，人聞
之，皆笑而指，封歸家監，倘得執航玉
拜歸，則果有連環并流，流潤於人
間，如仙姑石印，金銀未如，問
天下，可以贈愛矣，夫聞之，怦然
心動，乃思得所稱美者，必當致之
已買，而少弟復得美觀之寶，以偶
之，如是年，得件凡十餘款，或珠或
陸，如金丹之靈玉，或助顯如，如
寒之古鏡，或大小玉細畢，而絕
麗佳者，一經摩挲，不足與已白並
矣，女於是喜，意謂宇宙之大，貧
無何之寶耶，會有延陵生，少年好
貨，懷件佳佳，其求白之心，正如女

難為子妹妹

畫師揮淚買鞋記

紹興起初便是吃驚，後來看見他們常喧嚷，不禁大罵過癮，便搭了兩
椅子，請他們坐。顧秀嬌是何等樣人，早已拜到他心中，在那裏轉着，自己
頭暗想到了影戲公司，已經有了一月光景，第二本戲還沒有開拍，
新水沒有領到，自己車錢倒貼了不少，不如在他身上撈些錢用用，未為
可憐。想定，遂回復他本來面目，竭力用迷湯來灌他。洪紹興是初經
道的人，那裏經得起這百年老狐顧秀嬌的勾引呢？由此便入他彀中，
秀嬌要吃什么，要穿什麼，他便能舍從，他把顧秀嬌當做世界上最
一的情人，將來中老母，反而使之度外，不到半月，非但盡了當做世界
水用得精光，並且下月的薪水，也支用一空，連東洋印書館的新水，也
空了兩月，有一天

兩人在南京路間逛

走過中華皮鞋公司

口，顧秀嬌猛然然道：「你前天在卡爾
看戲，不是答應我，要跳幾層樓，我看
跳幾層樓，的那雙
黑絲襪，你和王
顧上着的一樣，
鞋子，快些同我過去
看看，倘然尺寸不
便，定了一雙，倘
的，是舊的一雙，倘

想



想

今晚便去跳舞
了，洪紹興心中
雖一聲聲，懷裏
雖則尚有二十大
元，不過明天須
付兩個月的房租
計洋十四元，顧
奉米店裏須付洋
五元，這雙皮鞋
估算起來，我少
須洋十八元，今
天倘然替他買了

情水



米錢，教他怎樣說法呢？他正立在簾前，獨自冥想。那兩隻鴉在內屋裏飛，阿洪叫洪洪這鴉子好巧，叫我腳上，不要定了，便將這雙現成的買了罷。說罷，不覺洪洪與客裏不客裏，便問店夥道：這雙皮鞋要多少錢？店夥道：十九元六角。洪洪便命他包扎起來。一面對洪洪說道：你給他送道，倘若他問，他明天的日子怎樣呢？不替他付，這個白倒有些嫌。他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日子緩緩地向他肩上一拍道：你在那裏嗎？洪洪此時心中正好像有隻小鹿在那裏跳，快些付給了他們，可回去吃夜飯呢？洪洪與無可奈何，祇得咬咬牙，一塊錢將四張中國銀行發行的五元鈔票，統統交給店夥，等到店夥一塊錢包出來，洪洪嫌老實不客氣，動手要塞一塞，催着他回去，洪洪笑裏帶臉道：我昨天沒有到教育館去，今天無論如何，必定要去跑一跑，竟自去了，從此以後，兩秀嬌知道他已經歸來金盞，遇見了他，恍如隔世一般，那洪洪這一氣弄開小窗，從此他女明星，恨得癢牙癢地，連臉也不去瞧上一瞧。